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攻击动机对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关系的中介作用：一项纵向研究

作者：李芮 夏凌翔

编委初审意见

编委意见：

该论文主要通过纵向追踪的方法探讨特质愤怒对反应性攻击的影响，以及反应性攻击动机(敌意归因和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综述详实，假设明确，逻辑性较强，结果也较为可靠，写作流程。但整体而言，数据分析感觉不够详实，有些小建议：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和建议。我们已经根据编委初审意见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根据每个编委初审意见修改的主要位置已经在回应中具体说明，文中所有修改部分均已标红。

意见 1：文献综述提到敌意性动机和道德准许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影响，并且进行了预测，数据分析是否可以考虑链式中介？更清晰的做一定的假设、分析和解释？进一步探索机制。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结合您的第四点意见，我们构建了包含 4 个研究变量的三次时间点的交叉滞后模型(请见 3.3 部分标红文字)。该交叉滞后模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敌意性动机和道德准许动机相互预测的关系，提示敌意性动机和道德准许动机是两种平行中介变量，因此我们没有再尝试链式中介模型。同时，我们根据交叉滞后模型的结果在讨论中对敌意归因偏向和道德推脱的相互预测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请见 4.3 部分标红文字)。

意见 2：被试很明显性别不平均，女性较多，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的中介路径是否男女等价？可以做一下等价性检验，或者考虑控制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

回应：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我们在新构建的交叉滞后模型中对所有变量都控制了性别变量，并在结果中报告了控制性别之后的相关结果(模型拟合指标、路径系数和中介效应等)。请见 3.3 部分标红文字。

意见 3: 是否存在特质愤怒到反应性动机的直接路径?

回应: 在交叉滞后模型中特质愤怒到反应性攻击的直接路径是不存在的(具体请见图 1)。

意见 4: 目前 3 个时间点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测量, 有一个比较完整和丰富的数据库, 但目前分析比较浅, 是否考虑交叉滞后分析? 看看其他路径的影响? 总之, 对目前较为丰富的数据, 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分析, 更好的做解释。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报告了包括 4 个变量的交叉滞后模型分析的结果, 使用上了所有的相关数据。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章通过交叉滞后分析探讨了特质愤怒对反应性攻击的影响, 并从动机角度对机制进行了探讨。文章对于中介模型的论述逻辑基本顺畅, 加上纵向数据的支持, 使得结果和结论较为可靠, 但仍有一些问题希望作者修改和回应。

回应: 感谢您的肯定和宝贵的意见, 这对于发展和完善我们的反应性攻击的动机模型, 提升我们的论文都很有帮助。我们已经认真学习了您的提问和意见, 逐条进行了回复, 并在论文中做了相应修改。本次修改均使用蓝色字体以便于您阅读。

意见 1: 在前言部分, 作者多次提到了与反应性攻击并列的主动性攻击, 并强调研究反应性攻击的必要性。作者指出“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的危害、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都有明显差异(Dambacher et al., 2015; Hubbard, McAuliffe, Morrow, & Romano, 2010; Nelson & Trainor, 2007; Wrangham, 2018)。”由于反应性攻击与激惹、冲动等有关, 作者选取的自变量“特质愤怒”很贴合反应性攻击的特点。但是中介变量敌意归因偏向和道德推脱似乎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这种“特异性”。换言之, 这两个中介变量对于主动性攻击也同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例如, “伤害行为有必要”与“伤害行为不道德”的冲突不只在受到激惹时产生, 当需要通过主动攻击实现某种目的时也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这使得作者“揭示特质愤怒引发反应性攻击的独特机制”的目的不能很好体现。建议作者在结果部分补充关于主动性攻击的数据并与冲动性攻击的结果进行对比。如果没有测量主动性攻击或因其他原因(例如篇幅等)不便于直接对

比，则希望作者能够加以说明，或在不足与展望部分进行相应的补充。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敌意归因偏向和道德推脱这两个中介变量的情况有所差异，我们分别回复如下。

第一，敌意归因偏向是反应性攻击“特殊性”预测因素。首先，社会信息加工模型(Crick & Dodge, 1994)就指出敌意归因偏向是反应性攻击的独特影响因素，是预测反应性攻击的主要认知因素，但不能预测主动性攻击，这一观点已经获得大量研究的支持(Babcock et al., 2014; Cima & Raine, 2009; Crick & Dodge, 1996; Dodge & Coie, 1987; Polman et al., 2007;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关于敌意归因偏向对反应性攻击的特有预测作用的阐述，我们补充进了论文的相关部分，具体请见“1.2 反应性攻击的动机”部分的第一段、第二段；“4 讨论”部分第一段；“4.1 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第二段；“4.4 特质愤怒纵向预测反应性攻击的动机路径分析”部分的第一段。修改内容均已标蓝。

第二，道德推脱确实不具有“特异性”，是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共同性动机”。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既有明显差异也有共同之处，二者具有共同动机(Anderson & Bushman, 2002; Wang et al., 2020)。对于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的共同性动机的阐述，我们补充进了论文，请见“1.2 反应性攻击的动机”部分的第三段；“4 讨论”部分第一段；“4.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部分的第二段；“4.4 特质愤怒纵向预测反应性攻击的动机路径分析”部分的第一段。修改内容均已标蓝。

第三，我们补充了主动性攻击的相关统计。首先，在表 1 中补充了主动性攻击这个变量。其次，我们将特质愤怒、敌意归因偏向、道德推脱和主动性攻击纳入交叉滞后模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特质愤怒和敌意归因偏向不能纵向预测主动性攻击。但是如果单独就道德推脱和主动性攻击的关系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则发现时间点 1 的道德推脱能够预测时间点 2 的主动性攻击。具体请见“表 1”、“2.2.4 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和“3.3 交叉滞后模型分析”部分的第二段、第三段。修改内容均已标蓝。

参考文献

- Anderson, C.A., & Bushman, B.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7–51.
- Babcock, J. C., Tharp, A. L., Sharp, C., Heppner, W., & Stanford, M. S. (2014).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impulsive/premeditated and reactive/proactive bimodal classifications of aggress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9(3), 251–262.
- Cima, M., & Raine, A. (2009).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pathy relate to different subtypes of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8), 835–840.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1), 74–101.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6).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67(3), 993–1002.
- Dodge, K. A., & Coie, J. D. (1987). 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6), 1146–1158.
- Polman, H., Castro, B. O. D., Koops, W., Boxtel, H. W. V., & Merk, W. W. (2007). A meta-analysi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5(4), 522–535.
- Wang, Y., Cao, S., Zhang, Q., & Xia, L. X. (2020).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ry rumination and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immediate. *Aggressive Behavior*, 46(6), 476–488.
- Wilkowski, B.M., & Robinson, M.D. (2010). The anatomy of anger: An 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ger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 9–38.

意见 2: 研究的自变量是特质愤怒，它固然可以作为人格因素，但它与情绪同样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同时，敌意性动机也具有情绪成分，这使得愤怒等情绪的作用不够清晰。例如，4.4 中作者指出，“特质愤怒还会增强愤怒、恐惧和怨恨等敌意性情绪体验(Parrott & Giancola, 2004; Schum et al., 2003;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2010)”。而 4.1 中作者提到，“第二，敌意归因偏向会增强个体的愤怒情绪体验和愤怒沉浸，这些愤怒体验和认知会增强反应性攻击(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Denson, 2013; Quan et al., 2019)”。当特质愤怒在模型中时，增加愤怒情绪体验似乎不应该作为敌意归因偏向影响攻击的解释，而更多是特质愤怒直接作用的结果。再有，在 1.2 中，作者提到敌意性动机包括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但在 4.4 第二段中，“因此，特质愤怒会通过增强个体的敌意性动机增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做出反应性攻击的频率或可能性。特质愤怒是否会通过愤怒、怨恨等敌意性情绪来预测或影响反应性攻击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在这里，愤怒等敌意性情绪似乎变成了和动机并列的概念。加上自变量本身就是与情绪高度相关的人格特质，现有的论述难免让人感到困惑。愤怒究竟是自变量，还是中介变量的一个成分，还是其他？愤怒等情绪对攻击的影响是特质愤怒直接作用的体现，还是敌意归因偏向的作用，或二者兼有？建议作者重新考虑并梳理愤怒等情绪在本研究模型中的作用。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在修改稿中，我们将愤怒体验明确为了中介变量，即将其作为敌意性动机的情绪成分，并对敌意性动机的认知成分(敌意归因偏向)会影响情绪成分，以及特质愤怒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敌意性动机的情绪成分(愤怒、怨恨等情绪体验)的观点做了更清楚和明确的阐述。具体的修改请见“1.2 反应性攻击的动机”部分第一段、第二段；“4.1 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部分的第二段；“4.3 敌意归因偏向与道德推脱的预测关系”部分；“4.4 特质愤怒纵向预测反应性攻击的动机路径分析”的第二段。修改部分均已标蓝。

意见 3：前言部分不够精炼。作者希望通过前言部分，将自己假设的模型及其合理性告诉读者，因此使用了大量文字和篇幅，这可以理解，也是必要的。但作者目前的论述稍显臃肿，且超出了《心理学报》对于前言 3500 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建议作者对前言部分重新进行梳理和删减。一个可供考虑的建议是，将 1.2 及 1.2.1, 1.2.2 改为“1.2 敌意性动机”，介绍敌意性动机及为什么选择敌意归因偏向；“1.3 道德准许性动机”，介绍道德准许性动机以及为什么选择道德推脱，以减少对于一些概念的重复性介绍，并删减一些过渡性的文字。

回应：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和《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对前言部分进行了删减、整合和修改，修改后的前言字数为 3430，已经达到《心理学报》的要求。修改部分均已标蓝。

意见 4：建议增加对测量工具本身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作者在 2.4 中提到了验证性因素分析，但在文中没有相应的体现，不知是不是遗漏掉了。

回应：感谢您细心的审阅和善意的提醒。我们已经在“2.2 研究工具”部分增加了每个量表在三个时间点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请见“2.2 研究工具”部分的标蓝文字)。

意见 5：无特殊情况下，除 p 值外，小数点后保留 2 位有效数字即可，整数部分为 0，也一般不省略，例如，0.001 不要写成 .001。

回应：感谢您的细心审阅。参照《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和已发表的文章，我们对原文写作中除 p 值和数据处理软件型号(SPSS 20.0、Mplus 7.0)外的数值进行了统一的修改。第一，被试的基本信息(年龄)、流失与保留被试的比较、表 1 中的描述统计(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2.2 部分的信度系数、3.3 部分的回归系数以及图 1 中的数值的小数点后统一保留 2 位小数。第二，因为本研究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均需报告拟合指标，某些拟合指数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后不成立(例如，CFI = 0.997 和 TLI = 0.995 不能写为 1.00；95% CI = 0.001-0.020

写为 95%CI = 0.00-0.02 就不准确了)。因此, 为了保持数据的准确性, 论文中的模型拟合指数和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统一保留 3 位小数。且所有小于 1 的小数的整数部分全部补充了 0。如果您有进一步的修改建议, 我们将做进一步的修改。所有修改小数位后的数值也均已标蓝。

意见 6: 从讨论部分中可以看出, 每次测量的间隔时间为 6 个月。建议作者在方法等部分补充这一信息。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为了使得研究更清晰, 我们分别在“1.4 本研究”、“2.1 被试”、“2.3 研究程序”三个部分增加了相邻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的说明(请见“1.4 本研究”、“2.1 被试”和“2.3 研究程序”部分的标蓝文字)。

意见 7: 文章个别小标题不太符合规范。例如“1.3 本研究的设想”可改为“本研究”; “4.6 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可改为“不足与展望”。

回应: 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并参照《心理学报》发表文章的格式和相关内容对文章中的小标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修改。具体来说, 我们将“1.3 本研究的设想”修改为“1.4 本研究”、将“2.3 施测程序”修改为“2.3 研究程序”、将“4.6 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修改为“4.6 不足与展望”。修改的小标题均已标蓝。

意见 8: 建议作者加强引用的规范性。作者在前言和讨论中都引用了大量的文献, 这体现了本研究有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不过是否有必要引用这么多。现有的参考文献远远超过了心理学报对于参考文献数量不超过 50 篇的要求。另外, 例如“有学者还专门提出了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ger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2010)。”存在参考文献引用的排版错误; 同时引用多篇文章时, 文献的顺序应当按照首字母进行排序; 文末参考文献的标题的大小写问题也需要作者注意。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和提醒。

第一, 我们对全文的写作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删除了一些相对不重要的参考文献。删减后的参考文献数量为 50 篇, 已经达到《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

第二, 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和《心理学报》最新的要求, 对文中所有的参考文献的排版和顺序

进行了检查和修改，例如，将“有学者还专门提出了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ger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2010)”修改为“有学者还专门提出了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ICM;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同时，对文后的参考文献的字母大小写进行了修改和统一，并统一了文中的文献引用格式，例如，如果有3个或更多个著者，只写第一著者的姓(名)。

.....

审稿人2意见:

作者对评审者做了积极反馈，并依据评审的意见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和补充。但问题和修改补充大多是在技术层面进行的，理论层面还存在着如下问题，期待作者给予回答。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和意见，我们已经根据您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修改部分已经标蓝。

意见1:作者在文章的“1.1 特质愤怒和反应性攻击”一节的第一段，特别明确地指出了如下的一般性结论:“特质愤怒指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到愤怒的倾向，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Spielberger, Sydeman, Owen, & Marsh, 1999; Owen, 2011)。已有研究显示，特质愤怒与攻击(包括反应性攻击)的关系密切(e.g., Parrott & Zeichner, 2002; Shorey, Cornelius, & Idema, 2011; Wang et al., 2018)。例如，高特质愤怒会使个体在泰勒攻击范式中做出更多的反应性攻击行为(Giancola, 2002)。”也就是说，作者很清楚，特质愤怒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只有高特质愤怒者才会做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因此，特质愤怒在实证研究中应该是一个被试间的变量，而不是一个被试内的变量，更适合被操作为组间比较和模型中的调节变量，如该研究中的男女性别变量。但在该研究中，作者显然是把特质愤怒当作为一个前置的被试内变量加以统计处理的，这就出现了统计操作与理论定义之间的矛盾。请作者再做思考，或者进行对现在的假设模型进行更详细的理论论证，或者对现有模型进行调整修改，再统计处理和结果分析。

回应:抱歉，这是由于我们之前的论文写作不严谨(表述不当)而导致的误解。特质愤怒是一种人格特质，不是人格类型。人格特质在人群中一般都是正态分布，在实证研究中经常被作为自变量(连续变量、被试内变量)来使用(e.g., Gleason et al., 2004; Itzick et al., 2020; Jensen-Campbell et al., 2002; Kokkinos et al., 2017; Koorevaar et al., 2013)。关于特质愤怒与攻击的大量研究(Giancola, 2002; Parrott & Zeichner, 2002; Shorey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8;

Wilkowski et al., 2007)均发现,随着特质愤怒水平的增高人们的攻击行为频率或水平会增高,或者说,特质愤怒可以显著预测攻击行为,因此特质愤怒与攻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并非仅有“高特质愤怒者才会做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在我们引用的“高特质愤怒会使个体在泰勒攻击范式中做出更多的反应性攻击行为(Giancola, 2002)”一文中,作者也是先把特质愤怒作为连续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a standar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并发现“under low provocation, anger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ggressi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who were given alcohol but not for men or for women who were given the placebo (see Fig. 1)”。只是在后续对高激惹条件下的变量关系的分析中,在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中,为了考察交互作用效应,才将特质愤怒分为了高分组和低分组两个组来进行统计。综上所述,特质愤怒既可以作为被试间变量,也可以作为被试内变量;既可以作为调节变量,也可以作为自变量(被试内的连续变量)。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们将“高特质愤怒会使个体在泰勒攻击范式中做出更多的反应性攻击行为(Giancola, 2002)”的表述修改为了“在低激惹且饮酒的条件下,特质愤怒可以显著预测个体在泰勒攻击范式中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同时,也补充了其他的关于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存在线性关系的文献。具体请见,“1.1 特质愤怒和反应性攻击”部分第一段的标蓝文字。此外,论文中引用的关于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均是特质愤怒作为连续变量(被试内变量)的(Bondü & Richter, 2016; Giancola, 2002; Parrott & Zeichner, 2002; Shorey et al., 2011; Veenstra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

参考文献

- Bondü, R., & Richter, P. (2016). Interrelations of justice, rejection, provocation, and moral disgust sensitivity and their links with the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trait anger, and aggress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15.
- Giancola, P. R. (2002). The influence of trait anger on the alcohol-aggression relation in men and women.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26*(9), 1350–1358.
- Gleason, K. A., Jensen-Campbell, L. A., & South Richardson, D. (2004). Agreeableness as a predictor of aggression in adolescence. *Aggressive Behavio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ggression, 30*(1), 43–61.
- Itzick, M., Kagan, M., & Zychlinski, E. (2020).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loneliness among older men in israel.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4*(1), 60–74.
- Jensen-Campbell, L. A., Adams, R., Perry, D. G., Workman, K. A., Furdella, J. Q., & Egan, S. K. (2002). Agreeableness, extraversion, and peer relations in early adolescence: winning friends and deflecting aggres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3), 224–251.

- Kokkinos, C. M., Karagianni, K., & Voulgaridou, I. (2017). Relational aggression, big five and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 101–113.
- Koorevaar, A. M. L., Comijs, H. C., Dhondt, A. D. F., van Marwijk, H. W. J., van der Mast, R. C., Naarding, P., ... Stek, M. L. (2013).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on diagnosis, severity and age of onset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51*(1), 178–185.
- Parrott, D. J., & Zeichner, A. (2002). Effects of alcohol and trait anger on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e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3*(2), 196–204.
- Shorey, R. C., Cornelius, T. L., & Idema, C. (2011). Trait anger as a mediator of difficultie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emale-perpetrated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Violence and Victims, 26*(3), 271–282.
- Veenstra, L., Bushman, B. J., & Koole, S. L. (2018). The facts on the furious: a brief review of the psychology of trait anger.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9*, 98–103.
- Wang, X., Yang, L., Yang, J., Gao, L., Zhao, F., Xie, X., & Lei, L. (2018). Trait anger and aggress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nger rumin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5*, 44–49.
- Wang, X., Yang, L., Yang, J., Wang, P., & Lei, L. (2017). Trait anger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young adul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ral ident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3*, 519–526.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上一轮中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较好的回应和修改，仍有如下几个问题：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和宝贵意见，这对我们进一步完善反应性攻击的动机模型以及提升论文写作都很有帮助。我们已经认真学习了您提出的意见并逐条进行了回应，同时对论文中相关的写作进行了修改。为了区别以往的修改，本次修改的内容均使用紫色字体以便于您阅读。期望这次的修改能够得到您的认可。

意见 1：首先，对于上一轮中提到的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对比，作者进行了理论的论述和数据的补充。在前言、结果和讨论部分中，作者已指出，道德推脱可以预测主动性攻击

和反应性攻击，而敌意归因偏向则只能预测反应性攻击，敌意归因偏向在预测反应性攻击时更具有特异性。虽然本文并不关注主动性攻击，但两类攻击的对比对于突出反应性攻击形成机制很有帮助，建议在摘要中也强调出敌意归因偏向的特异性，并适当强调这一结果。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反应性攻击的形成机制，强调“敌意归因偏向只能纵向预测反应性攻击，而不能预测主动性攻击；道德推脱可以纵向预测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的结果，我们已经在摘要中增加了相关阐述(请见“摘要”中的紫色部分)。此外，我们在讨论部分也补充了相关表述(请见“4.1 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部分的第二段的紫色文字；“4.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部分第二段的紫色文字)。

意见 2：其次，关于“愤怒”的问题。作者认为敌意归因会影响个体情绪再影响道德推脱/反应性攻击。例如，4.3 中提到的“第二， 对他人行为意图的敌意解释可以为个体的道德推脱提供依据和理由，同时敌意归因会增强愤怒情绪，而愤怒情绪会干扰常的道德推理和判断 (Anderson & Bushman, 2002)”。这种观点从理论来讲似乎说的通，但考虑到自变量本就是“特质愤怒”，这样的论述很容易产生混淆，即特质愤怒影响敌意，敌意又产生了愤怒情绪。虽然特质愤怒和愤怒情绪在测量攻击和定义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可以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围绕“愤怒”。相似的问题在前文中也有提到，例如 4.1 第二段“第二，作为敌意性动机的认知成分的敌意归因偏向会提升敌意性动机的情绪因素(如愤怒情绪体验)的水平”等。换言之，特质愤怒和愤怒体验从定义上来说确实一个偏特质，一个偏情绪，但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很难被厘清。个人很认同的观点是 4.4 第二段中“特质愤怒是否会直接通过愤怒、怨恨等敌意性动机的情绪因素来预测或影响反应性攻击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即，把愤怒、怨恨这些敌意性动机的情绪因素当成是特质愤怒的直接作用来看待，在强调了愤怒对敌意影响的情况下，淡化敌意对愤怒的影响。总之，这一问题还望作者进一步斟酌厘清。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删除了关于敌意归因偏向会引发愤怒等情绪的论述。

意见 3：再有，还有一些小问题，例如共同方法偏差三次测量的第一因子变异解释占比建议报告出来。并提升文章的可读性和流畅性。

回应：感谢您的细心地审阅！为了更清晰、全面地说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的结果，我们在“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部分补充了在三次测量中第一因子变异解释的占比情况(请见“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部分的紫色文字)。

此外，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来提升文章的可读性和流畅性。首先，请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对论文的表述进行了挑剔性阅读，并提出意见；其次，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对论文进行了审读，并指出不清楚和有疑惑的地方；最后，作者根据前面三位研究生的意见对相关表述进行修改后，请一名心理学教授审读和修改了论文。对论文表达的修改分散在文中的各个部分，均已标记为紫色文字。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已经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可以进到下一步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很好回应了上一轮的意见，还有一个小问题和一个小建议：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宝贵的意见。这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们的写作很有帮助。我们已经根据您这次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写作进行了规范和修改。为了区别以往的修改，本次修改的内容均使用橙色字体以便于您阅读。期望这次的修改能够得到您的认可。

意见 1： 表 1 的脚注是 $p < 0.01$ ，没有省略 0，图 1 的脚注是 $p < .01$ 则把 0 省略了，建议统一。

回应： 感谢您的细心审阅！根据您的建议以及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我们已经将表 1 和图 1 的脚注进行了修改和统一，同时也对文中其他部分的数据格式进行了检查。修改的内容均已标记为橙色字体。

意见 2： 如果篇幅允许，尽量将各问卷的中文版进行引用。

回应：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为了使“2.2 研究工具”部分的写作更加清晰和严谨，我们已经在修改后的写作中增加了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的中文版的文献引用(请见“2.2 研究工具”部分的橙色文字)。

编委复审意见

编委专家意见：作者对审稿人意见做了认真修改，符合发表要求，建议发表。

主编终审意见

主编意见：文章经过几轮修改，在问题澄清、表述上都有明显提升，该研究选题和纵向设计都是文章优点。不过，可否请作者再斟酌一下文章题目？

回应：感谢主编的肯定和建议。经过我们的思考和讨论，将原来的文章题目修改为：攻击动机对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关系的中介作用：一项纵向研究。请主编审定。